

汲上文史資料

碑文石刻專輯（第六輯）



93



1509



城内隅首孔子石雕像

汶上县人民政府一九九〇年十一月立

七十七代嫡孫
孔德成

大成殿

“大成殿”系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孔子七十七代嫡孙、
台湾考试院院长孔德成先生为汶上文庙大成殿葺新所书



乾隆五十三年(公元 1788 年)汝上县知县祁恕士立，
此碑现在汝上镇草桥村。

中大百年校庆
首日改
九〇年秋
王德昭書

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书

前　　言

《汶上文史资料》在此前各辑征集资料中，有不少同志，以所藏县内名贵碑刻拓片相送，其中除具有可靠之历史记述外，并兼具珍贵之书法价值。文史委即议欲出一《碑文石刻专辑》，商之领导，欣然赞同，乃定于第六辑文史刊行。

通过政协三届二次全体会议宣布后，除政协委员中不少同志竭诚献策献力；县内各界名流闻讯后，更热心相助，大力支持，多方搜求，陆续供稿。一年之内，共收集各类碑刻拓片、遗文、照片、墨迹并附带注解说明等，达三百余幅。经再次细心斟酌、筛选，共选定碑文 67 篇，图片 38 幅，碑文按照不同内容，分为八个单元。其中于拓片之文字少而篇幅短者，全文影印；字体小而篇幅长者，部分拍照，有的原碑刻虽已亡失，而遗文尚存，则录其遗文，并加注释，以再现其原有面貌。

是役中，有不少同志，忍严寒，耐酷暑，往返奔波；灯前月下，夜以继日，尽力索求。尤其在撰写稿件解释说明中，除翻阅自汉迄今之有关国史文献外，更兼参考县内

各大家之谱牒与珍藏，以求加深其资料之内容，使之活跃生动。尤其于近期之地下发现，费力尤多：远道寻访、挖掘、洗刷、拍照、捶拓，不惮烦劳。因此类碑刻，多为由明至清三次创、续修之《汶志》所不载，更有补史之缺作用，深为县人所渴望与关切。

汶上乃春秋之鲁邑中都，为先师孔子所宰。历代碑刻，一向颇多。远者若汉之“衡方碑”（建国初迁至泰安岱庙）、北魏之“文殊碑”、隋之“造像碑”皆为稀世之书法珍品。元、明两朝，更为汶上人文鼎盛时期：元代先后出了翰林学士平章政事王毅，礼部尚书张孔孙、曹元用，兵、刑部尚书张昉，皆为当时政界之显赫人物；明代正德嘉靖中更连出吏、户、兵、工四尚书，可称盛极一世。各有关碑刻，地上地下，或亡或存，极待搜索。

县之南旺镇，为举世闻名之大运河南北分水岭，有关明永乐年间工部尚书宋礼治运白英点泉等碑刻更有叙史之略补史之无作用。清代乾隆皇帝六次下江南，每次经南旺，均留有御题诗刻，更颇为世人所景仰。

此外更有不少具历史价值之碑刻。若县之圣泽书院原存之“孔子见老子”石刻；南城门洞两壁“东进西出车马图”汉画；水牛山摩崖石刻等，直堪与嘉祥武氏祠、邹县钢铁山媲美。另外更有唐吴道子所画孔子圣像；颜真卿手书“夫子庙堂记”；李太白手书“壮观”碑；宋苏老泉书“张仙祠”碑，皆可称稀世珍品。惜历经世事沧桑，战乱

频仍，损毁无遗。特别十年浩劫中之人为损失，更令人发指。

时至今日，世道承平，国泰民安，在国家文物保护政策之号召与重视下，今后可能有更多新的发现，嗣再继续搜求，以飨世人。

汶上县政协文史委员会

《汶上文史资料》第六辑(碑文石刻专辑)

目 录

有关孔子率中都建筑遗址碑刻

唐颜真卿书程浩撰“夫子庙堂记”.....	(2)
关于“夫子庙堂记”碑的记载.....	(4)
唐中都县令邢审容“葺新庙学记”.....	(6)
宋初西美“思圣堂记略”.....	(8)
元学士李谦“圣泽书院记略”.....	(9)
元礼部尚书张孔孙修庙学记.....	(11)
明兗州知府陈仲祿“重修思圣堂记”.....	(13)
明大学士李东阳“过汶访思圣堂诗”.....	(14)
明楚谭周“御圣泽书院碑”.....	(15)
清汶上知县于斐“重修思圣堂碑记”.....	(19)
民国初年马焕奎撰并书“讲堂、钓鱼台留地保护碑文”	(22)
孔德成手书“大成殿”匾额.....	(24)

大运河南旺分水岭及戴村坝碑文石刻

明大学士许彬“南旺分水龙王庙记略”.....	(28)
明工部尚书宋礼石刻像赞.....	(30)
明工部尚书宋礼祭文.....	(31)

白老人像赞	(33)
永济神白英墓碑文	(34)
南旺分水龙王庙乾隆御碑	(38)
唐皋、张文凤、谢迁、朱寅、邓真卿龙王庙	
瞻仰诗文选登	(42)
周馥“重修戴村坝碑记”	(46)
张鸿烈“重修戴村坝碑文”	(49)
窦公堤碑文	(52)
许公修三坝碑文	(53)

书法珍品

汉故卫尉卿衡府君之碑	(58)
衡方、衡方墓碑解说	(60)
文殊碑碑文	(65)
文殊碑解说	(66)
汶上隋碑——章仇氏造像碑	(70)
水牛山摩崖石刻简介	(75)
李白“送友人”石刻遗文	(76)
传说中董其昌对联石刻简述	(79)

古今名将名贤及烈士祠宇碑刻

汶上太白楼石刻	(83)
滦州起义王蹻臣烈士像及碑文	(87)
冯玉祥将军六条训示碑刻简述	(90)

本县书法名流碑刻及墨迹

刘韵珂“小坝口文昌阁记”碑刻简述	(93)
汶上小坝口重建文昌阁记	(96)
张梦熊简介	(98)
松年书“颐园记”碑文	(101)
赵培简介	(104)

近期发现碑刻

王将军坟石刻	(107)
金“范氏家谱”碑发现述略及碑文	(108)
元代王毅书“朱氏先茔碣铭”说明	(112)
元大学士曹元用墓志铭	(115)
明兵部尚书路迎墓志铭	(120)
明工部尚书郭朝宾墓志铭	(125)
郭朝宾谕祭碑文	(130)
明中宪大夫凤冈路公墓志铭	(131)
碑、碣、墓志铭、摩崖简释	(133)

名人题跋文翰诗词碑刻

独乐园王守仁石刻考略	(136)
毛伯温致路迎书函考略	(141)
刘源清狱中致路迎书函考	(146)
顾琳赠路迎诗二首浅释	(150)
黄宗明致路迎书考	(155)

其　他　碑　刻

- 汉冀州刺史王纯碑 (160)
汉浚仪令衡立碑 (162)
西汉毕子经刻石 (163)
任城二贤祠堂碑记 (166)
陪冀右丞公宴于太白楼 (168)
曹元用简介 (170)
路迎“宋玉墓祠记” (172)
路迎“创建玄帝庙记” (174)
路迎“重修城池碑记” (175)
蜀山介甫公“行述匾记” (178)
王家彦诗与赈饥碑铭浅释 (182)
“孝行纯笃”碑简介 (187)
有关李三畏的一道圣旨 (191)
一位大有前途的金石家 (192)
汶上县地名标志碑文 (196)
编后记 (197)

有关孔子宰中都建筑遗址碑刻

据史书及《汶上县志》记载：汶上在春秋时代属鲁国，名中都。鲁定公九年（公元前501年），以“孔子为中都宰（即今之县长）。制为养生送死之节，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途，路无拾遗，器不雕伪。一年，四方则焉”（《纲鉴易知录》）。南至楚国，都前来观礼，是以历代为推崇孔子宰中都而建修设置之圣迹遗址碑刻，遍及县境各地。所堪惜者，由于历经兵燹战火，巨难浩劫，多被损毁。近仅检其复现于地下及抄存于史志简策者，拓帖摘录，影印集释于后，以飨读者。

夫子庙堂记

唐駕部^①郎中程浩撰

朝議郎判尚書武部員外郎琅琊顏真卿書

朝散大夫檢校尚書都官郎中東海徐浩篆

天地吾知其至廣，以其無不覆載；日月吾知其至明，以其無不臨照；江海吾知其至大，以其無不容納。科廣以寸管測，明以尺圭。航大以一葦，廣不能逃其數，明不能私其質，大不能匿其險。偉哉夫子！后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沒，知天地之終。非日非月光之所及者遠，不江不海潤之所浸者博。三代禮樂吾知其損益，百王憲章吾知其消息。道不可筌其有物，釋未可證以無生。一以貫之，我先師夫子，聖人也！古之帝，聖者曰堯。古之君，明者曰禹。堯之德，有時而息；禹之功，有時而窮。我夫子之道，久而彌芳，遠而彌光；用之而昌，舍之而亡。昔否于衰周，今泰于皇唐。不然，何耀衰而裳，垂旒而王者矣！

唐天寶十一載歲在壬戌四月乙丑朔廿二日丙戌建

① 駕部：官名，魏晉尚書有駕部郎，歷朝因之。唐置駕部郎中員外郎，為兵部之屬司，掌輿輶傳乘郵驛廩收，明改为車駕司，清末廢。

此像为唐朝画圣吴道子作，据元学士李谦「圣泽书院记略」；圣泽书院「天宝壬辰旧刻吴生所画宣圣充公小像額则徐浩所題其上复有颜鲁公书程浩所撰夫子庙堂记」。



关于《夫子庙堂记》碑的记载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据《纲鉴易知录》所载，时间为“庚子十月，九年”即公元前501年。“中都在今山东汶上城西”（区西明著《孔子评传》）。《山东通志》载“圣泽书院旧址在县城西南二十五里开河之东，故名讲堂。建于后魏孝昌年间。相传孔子宰中都与群弟子讲道之所。有二碑：一唐吴道子画宣圣充公小像，徐浩题其额；一唐颜鲁公真卿书夫子庙堂记。”明始编《汶上县志·建量志·学校篇》载，“圣泽书院旧为讲堂，在城西南二十五里开河之东，昔孔子宰中都，政治之暇与群弟子讲习地也（注：俗名讲堂，旁有钓鱼台，相传孔子钓鱼于此），兴废莫考，魏孝昌丙午有断碑存焉，吴生有画充公小像，徐浩题其额。又有颜鲁公所书程浩夫子庙堂记，宋元祐四年（1089年）南阳周师中宰是邑重修葺之（王尧年为之记）。岁久灰烬鞠为瓦砾。元至元间（1264年）马栎庵东平教授也，得地十二亩，构堂藏书以授其徒。而都水少监马之贞则建大成殿三楹，中肃圣容，旁列十哲，堂屋门庑庖库池井无不具备（学士李谦有记）”。清宣统三年马焕奎手抄本《汶上县志》载，“夫子庙堂记碑，旧在马踏湖侧孔堂前，明嘉靖末圣泽书院移城内，乾隆二年（1737年）扩马踏湖，孔堂址入湖内宛在

水中央，碑遂湮没”。“而鲁公此帖曾亲见之。”民国五年由马焕奎撰文并书在讲堂遗址立的《讲堂钓鱼台留地保护记碑》亦记有此事。

从以上资料记载，并查询朱庄《朱氏族谱》荣庙《王氏族谱》，采访湖口附近等村老人，又经考古人员确认：中都故城应在湖口村附近。孔子讲堂位于湖口村东马踏湖畔数十步，钓鱼台位于朱庄西南里许，台高数米为方形，四周均有古柱为志。1978年大搞土地平整，将讲堂、钓鱼台遗址铲平，四志埋土中。马焕奎撰书的石碑亦移至湖口村西桥南水沟上。“夫子庙堂记”碑一旦出土，将是碑文石刻史上的一大快事。

